

領頷解人也。雖然，至夫假譎汰侈讒險等害名教者，則予既芟薙不存，且也。國家無清談曠蕩之弊，而有聖學隆興之美矣。庸奚傷文化十三年歲次丙子冬十月朔岡藩角田簡撰於九華山房

近世叢語凡例

予閱諸家文集，稗乘載奇事佳話甚多矣。然以其散出而無統，扈雜而無章，也不便記覽。况乎挂一漏百，予竊病之。於是乃假世說新語目，隨見采取。但因事立目，不立目集事，故無事者闕之。

此編條目闕容，止假譎儉嗇汰侈讒險尤悔六事。夫假譎汰侈讒險等，最足害人心術。假令有其人，一概不存而可。

此編之作，全為揄揚近世人文，故斷自偃武為率。若夫藤原惺窩、江村專齋等，其人在於偃武前，然其死也在

於偃武後則謂之近世之人誰曰不宜  
隱士善輔其死在於偃武前耶抑後耶不知的在何時  
也然其人風旨藹然是以采入

畸人傳兩集於遐方隱匿之人先哲叢談於儒家收載  
最備此編擗拾頗多

匹夫匹婦有備行者急采之不嫌乎其遠且賤也是則  
以目不知一丁字而至性發於自然使人最興起也

諸人履歷行事舍華取實逐次隨註不詳者闕如又若  
父兄子弟竝著顯當時者則皆類從附載以便記覽如  
父兄在於後卷則其子弟條下不註履歷書別見若德

之竟謀不朽若其續編則當嗣刻

劉義慶創造世說新語單辭隻行妙盡風韻使覽者  
穆然深思輟然頤解是以操觚之士嘖嘖賞之到于  
今不衰李紹文明世說王丹麓今世說又其次也我  
邦服南郭亦倣作大東世語而於近世佳事也未有  
輯錄成書者予居恒慨焉夫自元和建業而後上鄉  
文學下靡然而化雋旨名言實不勝載矣而棄而無  
錄豈非一大欠事哉予今以不敏之資從事於斯腕  
無力筆無神而謦然欲與先賢頡頏於藝苑其有觀  
此書者毋亦似隣女效顰耶

文政壬午冬十一月

九華山人角田簡識

行篇伊藤介亭望月鹿門是也又書別見而不見編內者則續編載之若政事篇中井竹山賢媛篇荷田春滿是

諸儒傳不据史法書號不稱名從世間所呼者唯是便記覽耳且也小說之流何必固守史法

此編專以知佳話為主是以賞譽品藻小失權衡者亦采之但其過情失當甚者則俱從芟蕪任誕簡傲輕詆有足蔽其人者又有不可以蔽者執一概之恐不可觀者察之

人品必蓋棺論定故編中所載盡屬既往之人若乃當

今之人雖有得佳話不敢采入王丹麓今世說不唯采見在之人雖自己事亦采入幾於兒戲矣

大府及列侯嘉言善行予別有近世人鏡錄之編詳焉故此編概乎無載

國家昇平二百有餘年文運隆盛哲人奇士擲比而興佳言偉事固夥頤唯恨予在寒鄉載籍不備異聞不博猶多遺漏也其四方君子憫予之志告以佳話則當續而成書庶為完書

稿本久藏篋中客歲祇役江都官事之暇更加是正勒為八卷今茲夏西歸道於大阪書估吉田氏見此編悅

近世叢語目錄

卷之一

德行 四十章

卷之二

言語 十九章

政事 八章

卷之三

文學 二十二章

方正 二十章

卷之四

雅量 十九章

識鑒 二章

賞譽 三十六章

卷之五

品藻 三十章

規箴 二十三章

捷悟 三章

夙慧 十一章

卷之六

豪爽 十六章

近世叢語卷之一

豐後岡 角田簡大可撰

德行

林羅山寓建仁寺讀書寺僧竒其髮俊欲度為僧不可強之曰童子忠決不棄父母乃遂歸

林羅山名忠一名信勝字子信其先加賀人後徙紀伊及父信時來住平安羅山生而神彩秀徹年十四讀書乎東山僧房時屬喪亂書籍甚乏乃方索借諷誦每達曙緇流碩學輩試問疑義則娓娓剖析厭飲其心皆稱為神童及長英邁絕倫有曠世之才益馳騁百家凡有字成冊者無所不闕究其浩瀚而反諸六經嘗言漢唐以來文字皆有所原等而上之大要歸乎六經唯六經文字無所原道固在此又言後世能得六經之旨者唯程朱之學今日異端外說又雍塞之是不可不力闢焉遂銳意以興洛閩之學

自任開門聚徒說四書新註從聽者雜選矣是歲甫  
 踰弱冠有弟曰信登亦就受業是時學湮日久民間  
 無挾冊者故遠近駭異傳以為奇事舟橋三位秀方  
 詬羅山曰明經博士朝廷有其人經筵奉故事未講  
 新註今匹夫而居師道之尊叨倡朱學其僭甚矣遂  
 論列請罪之廷議為然以告東照大君其僭甚矣遂  
 固哉舟橋氏匹夫而倡道實可嘉尚焉且也學問以  
 道通理明為至何必固守古註於是羅山之學大行  
 當是之時有惺窩先生隱于洛北既倡理學羅山景  
 慕為弟子惺窩亦以為得入傾倒不遺推為高足  
 東照大君雅聞羅山名時邀咨諏慶長十一年使永  
 井右近大夫直勝聘之擢為博士以備顧問深嘉其  
 博物焉後薙髮稱道春叙民部卿法印羅山際國  
 家創業之時大被寵任創朝儀定律令幕府所須  
 文書無不經其手者歷仕四朝即位改元行幸入朝  
 之禮及宗廟祭祀之典外國蠻夷之事莫不預議焉  
 正保中病在家執政承旨寄書或就論事令官醫  
 看病是時有事日光山召見便殿特聽衆興入城有  
 旨以其齡漸高令朝朔望明曆三年年七十五而  
 卒私謚文敏羅山強記宏覽自少注心於著作到老

不衰所撰著編輯凡一百三十種又有羅山文集一  
 百五十卷刊行于世羅山有四子長叔勝次長吉皆  
 早大次春齋嗣次靖字彥復祝髮稱春德博學多著  
 作亦仕大府寬文元年以病歿年三十八  
 春齋名恕一名春勝字子和改字之道號鶯峯乃羅  
 山第三子也羅山如江戶時春齋尚幼與母留居京  
 師文詞師那波治所筆札學私永貞德年十七始入  
 江戶自此從父受業文藝日益進及其登用與父俱  
 預造等儀之議後數奉旨編著極多矣襲父職為  
 治部卿法印春齋博雅淹通專用力述作五經皆有  
 私考累數十卷又著本朝通鑑國史實錄奧羽軍記  
 等數十種本集百二十卷名鶯峰文集延寶八年年  
 六十二而卒私謚文穆春齋有二男長春信又名憲  
 字孟著有才學寬文四年春齋奉旨修本朝通鑑  
 也春信預有方焉年二十三先卒士論惜之陳元贊  
 曰父子齊名古來稀也林家三代秀才相繼可謂日  
 域美談也次鳳岡嗣  
 鳳岡名鷲一名信篤字直民別號整宇嗣承先職為  
 大藏卿法印稱春當其學承父祖通博多識當天和  
 新政之時夙夜在公殆無虛旦初羅山私建書院於

忍陵號弘文館安置孔子及十哲像奉祀之元祿四年鳳岡奉旨移之湯島臺其經營規畫更如弘麗  
 常憲大君親書大成殿三字揭之又賜宅地于郭  
 內以便朝參蓋保元以降區宇雲擾士大夫皆從事  
 于金革文藝墜浮屠其事壹歸五山及其國豪致隆  
 平儒者別立家然猶目為制外之徒禿其不列士  
 林此戰國之頹俗未及革者也鳳岡為一人豪俊道而  
 慨然以為儒之道即人之道也非有儒之道而  
 斥為制外者可乎是時常憲大君崇儒術蒙  
 命種髮稱大學頭信篤叙從五位下於是乎世皆知  
 儒教主世用也鳳岡歷事五朝凡六十年元祿享保  
 最被信任正德中與新井白石專用事議頗不合數乞  
 致仕而不見允以其名望之隆也其有專掌者三  
 焉曰官爵曰譜系曰喪服此係事體之最重者其餘  
 機務無不預聞也故鳳岡之門客常填見重朝野云  
 享保九年八月十一致仕後八年而卒私謚正獻子  
 孫相繼為博士海  
 內仰望以為儒宗

中江藤樹仕大洲侯思母之獨在鄉寤寐無已嘗乞歸

省欲即伴來母不肯乃獨返大洲遂愁訴致仕侯不聽  
 於是乃竊鬻家財以償宿債其餘買米而藏之廩意在  
 還其歲俸給也屢持一百錢行

中江藤樹名原字惟命一號頤軒又號默軒近江高  
 島郡小川村人祖事大洲侯父隱於農先祖沒藤樹  
 童壯歲有氣節舉止異凡兒從祖之壹是皆以脩身為  
 一日讀大學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  
 本大嘆悟曰幸此經之存于今也聖人豈不可學而  
 至焉乎年十七京師僧來講說論語是時文運未洽  
 大洲之俗惟脩武事奔擲文業聽講者少獨藤樹就  
 受業僧居僅月餘而去既而得四書大舍大悅之而  
 深憚物議晝與諸士講武宵對燈誦讀沈心力學有  
 年所矣奮然立志以興聖學自任藤樹有至性恒憂  
 母之獨在鄉嘗乞歸省欲即伴來然母不欲踰波濤  
 如他邦則無復如之何乃獨反大洲屢陳情請乞骸  
 骨歸養侯素奇其為人也不許誓以不事二君不許  
 因遂棄官而行時年二十七初將行也悉傾家貲而

償債又買米若干斛藏廩封閉其意在還俸米也其餘錢僅三百文耳家素有一老奴其無依願與二百錢奴辭謝固請同艱虞藤樹不肯強與遣之至近江也無以爲食乃以錢百文買酒賣諸農戶又鬻佩刀一口以換米數石彼此畧轉以充孝養人皆喜其薄息緩取也無有負焉者定省之暇聚徒講書治程朱學既而悅陽明王氏之說教誨弟子以不泥于格套去膠柱之見以體認本心又以孝經爲標旨揭出愛敬二字藤樹爲人溫厚帥人以躬人無賢愚皆服其德莫不興起于善雖旅舍茗肆有客所遺物則必置之閣上以俟遺者之復來歷年之後塵埃全滿竟不收用嘗之京師行路轎中說心學轎夫感動流涕其德之薰入類此也故一時稱曰近江聖人且疾辭侯光政聞其篤學修行使人聘之藤樹以老且疾辭之不就使其子及諸弟子仕備前侯渴仰益切遂師崇之慶安元年病歿年四十一備前侯大悼惜焉設神主春秋親祭之或曰野人到于今尊崇藤樹過故居必拜雖貴人必下輿馬云著有學庸解翁問答鑑草論語鄉黨翼解三子長宣伯仲藤之丞李彌三郎皆仕備前後各謝病致仕而還

貝原益軒醇謹醞藉嘗自京師歸取路于海上同船數人名姓不相知喋喋相語中有一少年意氣傲然掉頭鼓舌解說經義益軒沉默竦聽如不知字者既而及船達岸各告其姓名鄉里少年始知爲益軒恧然不自容遂不陳其名鼠竄去

貝原益軒名篤信字子誠一號損軒筑前人世臣福岡侯學宗洛閩博覽強記無不窮綜而情存謙挹不以辨博自高平居溪自謔晦而令譽日隆嘗謂曰予也逾人者獨恭默思道耳好著書而以入濟物爲要其所撰著不爲名高務益後人乃至家範鄉訓樹藝製造養生等書豐豐懇懇輕俊之徒雖或輕其學術而補益天下實爲不尠矣好探討奇勝名區足幾遍天下亦皆詳紀行程勝迹以便旅人又善修養授老猶矍鑠不衰其所屬綴者不少歷仕三君禮遇優渥累加食邑元祿庚辰乞骸骨隱居京師藩尚賜月俸



以優焉益軒嘗與五井持軒書曰僕年既踰八十而  
 文字結習未解去每宵讀書尚至夜半性雖陋劣  
 也近日寢得見解吾子有意乎討論則時見寄書其  
 精力老而不衰可以見焉嘗疑程朱之說著大疑錄  
 然不自立己說只疑之而已蓋其慎也云益軒素好  
 和歌而不好詩謂曰和歌者我國俗之所宜而詞意  
 易通曉故古人歌咏極清絕矣古昔雖婦女亦善之  
 者多矣唐詩者非我邦風土之所宜其詞韻異于國  
 俗之言語難模倣于彼邦故雖古昔之名家其所作  
 拙劣不及于和歌也遠矣我邦只可以名歌言其志  
 述其情不要作拙詩以招論癡特之謂正德四年年  
 八十五歿於家著有慎思錄初學知要自娛集小學  
 備考近思錄備考義子重春嗣即存齋次子也父  
 等書九一十餘種義子重春嗣即存齋次子也父  
 寬齋名利貞通軒岐家言兄存齋樂軒皆好學有  
 作樂軒子曰好古號軒益軒養為子博雅類益軒  
 先沒益軒妻江善嫺文墨工初隸書得生孫東軒才德並  
 治經通史善嫺文墨工初隸書得生孫東軒才德並  
 遊歷勝地益軒多著遊記實有內助云伊藤  
 東涯賞之曰躬孟光之賢而兼衛氏之筆

五井持軒夙有至性侍父病誤觸藥器大駭捧持敬移之

五井持軒名守任字加助大坂人其先為左大臣藤  
 原魚名公裔遂因采命氏自二世之上家于大坂  
 至持軒以儒為業遊學京師初治醫事療一婦人方  
 劑不對乃歎曰將以活人反致人死遂改業為儒一  
 時名儒伊藤仁齋東涯仲村暢齋貝原益軒耻軒三  
 輪執齋松下見揅等咸以文字為交權在京十餘年  
 反于大坂大坂素殷盛奢靡相競持軒處之數十年  
 不改其初里閑之態鄙俚之言多不解也天資醇厚  
 坦率不修邊幅予所不解苟及問學則辨說懇到不  
 言或不當但曰予所不解苟及問學則辨說懇到不  
 解不已也郡山城主本多能登守忠常聞其名行聘  
 致之觀其風貌古朴歎曰自非賢者將焉如此哉乃  
 請說論語詞吐朗暢辨論明爽能登守悅曰果然持  
 軒雅崇程朱學晚稍有所見然其授徒不務辨駁畧  
 述大旨耳常謂人下之能事畢矣以故說書循第一環學  
 乃行而躬焉

庸語孟未嘗他及又治日本紀甚精詳不雜迂怪不  
 經之說也享保六年八月十一日殺二子長曰純實以  
 武舉仕江都次曰純禎以儒業顯  
 蘭洲名純禎字子祥別號列菴幼時以家貧僑居尼  
 寄成童轉客信濃正德二年歸養於大坂享保六年  
 丁父憂定行三年制九年又居母喪比服除中井麓  
 菴設懷德書院于本府三宅石菴主講席蘭洲為助  
 教焉十二年遊江都十六年應津輕侯辟每進講獻  
 替無所隱執政或諷止而言益剴切上下敬憚焉津  
 輕本蝦夷之壤俗甚陋及蘭洲扈就國也人始知文  
 獻之懿教化有兆矣既不樂於藩國輒沮抑不為通蘭  
 司識蘭洲大器意其不樂於藩國輒沮抑不為通蘭  
 洲懇以歸老之心實無他久而得遂元文四年歸于  
 大坂寓於懷德書院後遠近爭召而皆不應也蘭洲  
 為人豪蕩英邁而與人交豈弟離之屏幅經術承乎家  
 以程朱為依歸而務祛未流支離之弊平居欲然未  
 嘗挾師儒之重當是之時復古之言盈天下操觚之  
 士相率而歸焉蘭洲獨挺然孤立著非伊非物非費  
 質疑諸篇以距絕其說旁治國史群籍著讀史訪議  
 萬葉集諸古今通勢語通源語諸書以訂注家沼

習之謔家雖素貧恬然自安一介不苟取初丁憂卷  
 粥書劍以葬乃備書自給及晚節疾恐周卹煩入務  
 殺衣黜食以塞意人莫不感焉寶曆  
 十二年年六十六而歿無子家絕  
 五井持軒天資謹慎常以暴殄天物為戒尺牘往來揀  
 擇敗紙用其空白  
 谷一齋遊學京師澹然不屑財貨其父時中月餽金給  
 之一齋并受投置竈邊與薪無異

谷一齋名松字宜貞別號己子土佐人父名素有字  
 時中初奉親鸞教住真常寺性宏曠豪宕好讀儒書  
 後遂種髮稱大學以儒為業野中兼山寄閣齋等  
 從游受業土佐士人知讀書蓋時中為之倡也是時  
 喪亂之餘文運未闢僻境最乏書籍時中求諸四方  
 多儲之家本饒貨為殆蕩盡一齋為入澹泊不屑財  
 貨夙入儒學野中兼山後去土佐入京師兼山嘗出  
 重價買正宗所鍛名刀乃託一齋付之硯工時或人